



五味评书

□李宁宁

# 归巢者的凝望

——张行方《巢中一夜》品藻

“凌晨两点，我被村庄的寂静惊醒了。”这是张行方散文集《巢中一夜》开篇第一句。我自幼在沂蒙山区的农村长大，特别熟悉那种“无声胜有声”的感觉。在《巢中一夜》中，我感受到的是作者的目光，那不是浮光掠影的匆匆一瞥，而是一种深情、沉静、专注的凝望。一个出走多年的游子，一次次返回故土，回望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，回望变迁中的村庄、衰老中的母亲，也审视内心深处被流逝岁月层层包裹的情感。中国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张炜评价此书：“行文饱含激情，笔触细腻，抒无尽乡愁，写童年记忆，像原野作歌，为村庄立传。一曲半岛交响，满腔真挚，动人心扉，感人至深。”20多万字的散文集，我一页页翻过，总不忍释卷，仿佛跟随作者完成了一场漫长的凝望——凝望衰老，凝望消逝，凝望那些被时代列车抛于身后的风物与灵魂。

## 一

书名《巢中一夜》，源自开篇同名文章，也奠定了全书的基调：安静、深沉，伴着些许淡淡的愁绪。其核心情感脉络，是围绕母亲展开的、在返乡与离乡之间往复循环的亲情叙事。读者跟随作者一次次返回故乡，一次次看见老母亲的喜出望外，看见她为花开而欣喜、为亲友接连离去而黯然神伤，看见她平凡的乡居生活，看见她领养保险金时“幸福的烦恼”，看见她熬煮粽子时被灶火映亮的愉悦，看见她在乡村卫生室输液时伸出的枯瘦的手臂，看见她在儿子离家时在街口远远目送的身影……文学作品的生命力，来自真实的生活和真诚的表达。作者用近乎“白描”的方式，通过记录母亲的平凡往事和起居日常，完成了对一位中国农村母亲深沉而复杂的致敬。

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，他并未止步于亲情叙事和乡愁抒发，而是将母亲视为一个完整的、拥有独立精神历程的生命个体进行聚焦。她说：“人活（得）岁数大了，自己遭罪，还拖累孩子，没什么意思。”这种质朴的话语，读来让人心头一酸。这句话更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个体生命在衰老过程中的挣扎，也照见了子女在家庭、事业与孝道之间左右矛盾的焦虑和担忧。在衰老与疾病面前，母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成为子女的拖累，并为之歉疚，这让传统的“孝顺”显露出沉重的一面。正是这种充满爱意却又无法全然抵达、充满愧疚却又难以两全的凝视，使得书中的母子亲情无比真实，也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自我审视，与作者一同反思“孝”的内涵。读到这类章节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父母，想起他们同样“报喜不报忧”的体贴和在我离家时那种远远的目送。这份强烈的情感共鸣，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。

如果说，作者对母亲的凝望充满了愧疚、疼惜与无力感，那么，他对父亲的凝望，则是穿过岁月烟云的深情回望，是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这一缺憾的具象化。阅读《鹤鹿》时，我几次拭泪，情不能自已。打动我的除了文字的力量，更有文字背后那份人类共通的情感。作者说：“时间的迷雾隔开了我们，父亲的面容越来越模糊。”但读完《祖传旧物》《乡间记事》等篇章就会发现，父亲的形象并未因逝去而模糊，反而在作者的心底愈发清晰。因为“回去的次数多了，我又在老家找到了父亲”。这种对亡父的凝望，使亲情叙事摆脱了唯美温馨的俗套，使每一次回乡都浸透了生命的沉重与苍凉。

对姥姥的凝望，则是目光向岁月深处的温柔回溯，也是对草根生命的一曲赞歌。《姥姥行略》中，作者以童年视角切入，记忆中的姥姥是年节喜庆的中心，是慈爱与温暖的源头。然而，随着叙述的展开，一个嘴上常说“好命走到薄地里”的老人，最终结局令人唏嘘：先是双目失明，继而从那个漆黑的夜晚，走进了另一片更为幽深的黑暗”。作者追问：“身体并无大碍的她，为何在安逸的晚年自寻短见？”“有多少人生，像姥姥这样：以喜剧开始，以悲剧收场？对于那些饱经风霜的农村人来说，比起物质上的满足，他们或许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……”这是作者写给逝去姥姥的追思，也是写给世间万千儿女的醒世箴言。

## 二

亲情是乡愁最深沉的根脉，而乡愁则是亲情在时空与文明土壤间自然生长的枝蔓。当作者的目光离开老屋，越过那片斑驳的屋顶，移向村巷、田野、河流与四季风物，他的书写就不仅仅是个人情怀的抒发，而是颇具张力的时代叙事。《巢中一夜》中的33篇文章，字里行间飘逸着挥之不去的乡愁。他回望“年味里的故乡”，“捞进落满积雪的胡同”，推开“吱吱扭扭叫着的老木门”，听到了“柴火噼啪作响”的声响，闻到了“黄土地特有的气息”；他回望童年时放过的一头黄牯牛，最终被“铁牛”代替，消失在一个时代转身的背影里；他回望曾经波光粼粼的村庄，回望散落在乡间的

那些光怪陆离的传说故事，以及在时代命运里沉浮的梓里人物……独特的视角，独特的风物与人事，让读者沉迷其中，犹如回到了自己的故乡。

当前的散文创作中，“乡愁”已成为过度开掘的主题，乡土叙事与亲情书写几近泛滥，但能让读者真正“心头一颤、鼻头一酸”的佳作凤毛麟角。作者的“乡愁”抒发松弛自然，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在文本中，他既是当局者，又是旁观者。他凝视当下农村正在悄然发生的深刻变迁，客观呈现当下农村的真实面貌，引发人们对村庄空心化、农村养老、文化传承等现实问题的思考。在《巢中一夜》中，他看见“清晨飞出去的鸟儿，夜晚不一定能飞回巢中”；看见“老槐树上每年都会有一些巢，被一场接一场的风雨摧毁、摇落，摔到地上，摔成一堆凌乱的枯枝”；“鸟巢”与“老屋”的意象，精准隐喻了乡村的“空心化”与传统习俗的消失。

作者客观地呈现出时代变迁的双面性：他写村子里的人口一点一点地减少，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逐年上调；他写坟场让位于机场，昔日村中亡灵的栖息之地不时有银光闪闪的飞机起降；他写“厕所”后飘着麦花香的乡村夜晚；他写变得冷清的传统集市和氛围日益稀薄的年节；他写因垃圾集中清运污染减少的河沟，写农村传统祭祀方式的改变；他写那些挤满村卫生室里、依赖输液的老人，写那位因买不起城里楼房而发愁的父亲；他写那位说“人都不死，往哪里搁”的嬢嬢，写她晚年无处安放的精神孤苦，写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乡村生活史……这种凝视是复杂的，既有对“消逝”的怅惘，也有对“进步”的接受，更有对变迁中村民处境的深切体察。在滚滚的时代潮流面前，传统乡村的消解是一种必然，他的文字，为这种必然的消解留下了一份充满体温与细节的记录。

## 三

如果说，作者对乡愁的凝望，是在为那些正在消逝的风物与记忆深情立传，那么，他投向时代变迁的目光，则是在为这场寂静而浩大的“消逝”本身，寻找其背后那不可逆转的历史动力与复杂缘由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、著名文艺评论家白烨说：“这是一本源自故乡的时间之书。”《巢中一夜》的格局，并未局限于个人悲欢与一乡一土的变迁。作者通过巧妙的叙事策略，将个人与家庭的微小叙事，置于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的坐标系中，如此一来，他的凝望便有了显著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。

例如在《行路记》中，从长途汽车的颠簸跋涉，到辗转乘个体车的寒冷记忆，再到豪华快客、动车、高铁乃至飞机的相继出现，时间跨越30余年，作者通过交通方式的变迁，清晰地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交通运输事业天翻地覆的进步。从路况的恶劣、路程的曲折、裤脚泥泞的尴尬，候车室刺骨的寒冷，到“豆腐还烫嘴呢”的对比，以及母亲“现在的人啊，真是能上天”的惊叹……这些微小细节的再现，精准折射出时代前行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改变，也让那些改变变得真切可感。再如在《高铁驶过莱州湾》里，作者把风驰电掣的“复兴号”与秦始皇东巡、王懿荣进京、苏轼远迁、徐福东渡、近代铁路筹建等历史事件进行对比，将宏大的历史进程嵌入鲜活具体的个人体验之中，将个人的“乡路”拓展为民族的“征途”。

在其他篇章中，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凝视同样贯穿始终。如《足履之间》中通过一个人的穿鞋史折射生活际遇与社会变迁；《味蕾深处》中通过对难觅“地界皮”和“寂静”松林的失落体现对生态环境的关注；《旧居时光》中通过三次搬家反映居住条件的改善；《再访壁画村》中以一方乡土的诗意蝶变，状写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；《海岛渔号》中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对接；《岁月如歌》中以四位同窗各异的人生轨迹为棱镜，折射出时代洪流在个体命运上刻下的奇异光谱。作者具备一种开阔的历史视野，他看到的不仅是自家的老屋与母亲，更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胶东城乡生活方式与精神世界的深刻变迁。在他的笔下，个人的“巢”与时代的“风”紧密相连，每一次“归巢”，都是一次对时代印记的辨认与思考。

周末，我在恋恋不舍中翻过《巢中一夜》的最后一页，

合上书，细细回味它给我带来的感受和思考。鲁东南乡野的细雨、布谷鸟空灵的叫声、灶头粽子的清香、胶东半岛的风雨、海边的大雪……思绪缱绻，如一场绵长的潮汐，在心头反复涤荡。或许，真正的故乡并不在于地理空间的固守，而是像作者一样，在一次次深情的回望中，完成对亲情的理解、对文化的认同、对时间的体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巢中一夜》超越了个体的记述，成为了一代人的共情之所，让我们在飞逝流逝的时光中，得以稍作停留，感受文字带来的种种美好。

看过去一些写泥土、庄稼、方言，甚至所谓写乡村乡愁的“乡土文学”，要么刻意雕琢自然风物，用力描摹山河盛景，把山野田园粉饰得虚假失真；要么悲情叙事农家生活，把苦难写得凄厉刺骨，也许博得一些眼球，热闹喧嚣片刻，便泥牛入海无消息。可当你读了《泰山笔记》后，就会发现作家高吉波笔下的泰山，始终沉静安然，不声不响，不骄不躁。一缕轻柔炊烟漫过浓郁叠翠的山林，稳稳地栖居于语文读本之中，一年又一年，温柔如初，耐读如初。该作品自2002年发表以来，历经20余年岁月打磨，依旧熠熠生辉。

从黄务老屋中撤出，暂离尘世喧嚣，隐居泰山一隅，高吉波先生把平淡安宁的山居日子，过成了最质朴最干净的文字。晨起倚窗看云雾渐散，暮时静坐听山风穿林，春日俯身寻觅山上野菜，秋夜仰头观赏满天星斗，他把泰山的昼夜轮转、草木的自然呼吸、村落的袅袅炊烟，一一集聚于笔端，不添华丽辞藻，不加矫饰艳句，顺着山间缕缕清风的节奏和村落人间烟火的温度，缓缓落笔，收纳于纸页之间。

一山清欢，满屯烟火；一草一木，皆是深情。《泰山笔记》是高吉波继《雪地里红棉袄》后，第二篇被收入语文读本的散文。这篇看似平淡的山居随笔，能够经得起时光的沉淀，成为永不褪色的文学范本，从来不是依靠精巧的文学技法，也并非依托宏大的时代叙事，而是真切地诠释了其一贯坚持的文学执念：文学唯有关爱人性、关爱自然、关爱人与自然，方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。温柔细腻的语言特色、鲜活生动的原文留存，缓慢舒缓的散文笔触，构建起《泰山笔记》隽永留存的深层深意。

## 一

泰山的烟火，最先漫开的，是山野的清宁之气，是高吉波“关爱自然”最纯粹的文字告白，藏在素淡白描、原生入微的语言与细节里。

自然，是高吉波散文温润的底色，干净克制、朴素通透的语言，是他描摹自然独有的笔墨特色。他笔下的自然，不是供人观赏的风景标本，而是有生命、有呼吸、有温度的生命体，如“倒下的老树从身体某处辟出新生命”，暗示自然、乡土伦理的自我更新能力。他写村子“挂在山坡上”，写山路“粘脱鞋子”，还原泰山最本真的模样。文中描摹泰山整体村落格局，不用“群山环抱、村落安居”这类司空见惯的词语，只用一句“泰山的形状，酷似大师椅，村子犹如一个人，恰如其分地端坐在那里”——语言通俗浅白、形象生动，将坚硬冰冷的山体写得安稳敦厚、温柔沉静，自带安稳平和的氛围感。寥寥数字，不经过多修饰，一幅山环村落、人居其间、静谧安然的人与山和谐生存的水墨画，便缓缓铺展开来，温润入心。

他引述山上老人回忆的往事：当年侵占烟台的日军，看到山上“满目层林，以为有埋伏，畏缩了”，侧面描写泰山何以“以林密林深出名”。在林间，他踩着“厚厚的陈年腐叶”“感觉像踩在海绵上”，感知泥土的湿润潮气，触摸草木肆意生长的鲜活脉搏。他观山涧，聆听水流穿过山石、浸润土地的清脆声响；看漫山绿草如茵，野花自在开落，蜂蝶悠然漫飞；听风吹过林梢，虫鸣阵阵，一切万物都顺着自然天性肆意生长。他探究“泰”字本源，精准释“泰”义为“草木繁盛”之本意；穿插“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”等典籍文字，赋予日常场景以古典诗意，让文字土而不俗、淡而有味，兼具泥土芬芳与古典文雅。这般温柔克制、真诚纯粹的自然书写，留住了山野最原始、最本真的模样，构筑起文章绵长不朽的温柔根基，也让读者在平淡的文字中，读懂了自然本身的安静与美好。

这份对自然的尊重、呵护与深情，正是作者“关爱自然”创作观最生动的落地，也让泰山的烟火，自带一份

不染尘嚣的纯粹与通透，成为《泰山笔记》长久留存的根基。

## 二

山再清幽绮丽，若无人间烟火，便少了温度；文再清雅俊秀，若无人性光辉，便缺了魂魄。而泰山的烟火，最动人的，是人间和谐和睦的温热之情，高吉波将其融在自然朴实的语言里，温柔而绵长，清淡且厚重。这是此文最动人、最具语文育人温度的特质——

“小宝井”之畔，古井流水叮咚作响。溪边女子梳头、洗衣，哼着曲儿，说着笨笑话，“用南方泼水节似的行动，展示着她们的率真、快乐与豪放”。人声、水声交融，勾勒出一幅悠然、恬淡、安宁村居素描。老旧街巷上，放学孩童肆意“在街上疯跑，舞棍弄棍”，嬉笑打闹，眉眼鲜活，为静谧古朴的山村添满了灵动的生机与鲜活的气息。乡邻之间，田间地头偶遇，一把新鲜野菜、几颗山野甜果，随手相送；山中采参妇女的谦让、野兔网获后的共享、门外挂着的瓜果蔬菜、端午时节乡邻赠送避邪的艾蒿，没有客套寒暄，没有利益计较，没有都市人情的冷漠疏离，唯有赤诚相待、真心相伴。这些平常生活的细节片段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却藏着最本真、最质朴、最真诚的人性暖意，是都市生活中难得的纯粹美好。高吉波以温柔目光关注这平凡的世界、用笔触书写人间善意，本身就是对人性最深情的关爱。

文中最见语言功力、彰显人性关怀的，应该是对秦山屯当家人安家德的微视角观察。安家德十五年如一日，坚守山村，默默修路筑桥，不求声名，不计回报，以一己之力改变乡土命运。面对如此厚重的善行大爱和绵长的奉献与坚守，作者没有浓墨重彩地铺陈叙事，仅用了122个字介绍安家德的“生平”，用一个“忙”字概括其人生。情到深处反无声，爱到极致是克制。这种含蓄留白、温润克制的语言，非但没有削弱人性光辉，反而让平凡人的善举更显真切动人，恰好契合语文教育温润育人、向善向美的初心，更是“关爱人性”创作观的最好印证。

## 三

自然是骨，人性是魂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通透哲思，是高吉波凭着细致入微的观察、温情平淡的笔墨书写的时代生命烟火，是他关爱人与自然最深刻的文字升华，也是他的文学观深刻、完整的诠释。

在他的认知里，自然、人性、人与自然，三者互为依托、不可分割。泰山的烟火，从来不是仅仅记录草木村落的浅表景致，而是要书写人与自然之间的牵绊和双向成全、生生不息的生命画卷，唯有和谐共生，方得生命永恒。

山野的清幽沉静，涵养了乡民的质朴纯粹；乡民的敬畏善待，守护了山林的原生本貌。自然滋养人性，人性守护自然，人与自然双向奔赴、彼此成全、和谐共生，这便是高吉波笔下“关爱人与自然”最生动、最温暖的真实生活图景。

面对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浪潮，他没有回避时代变革的真实轨迹，不粉饰现实缺憾，在书写山居静好的同时记述泰山10余年间的蜕变：“这些年，正大兴土木，建设居民新区。我去年仲秋迁至秦山屯时，它竖在烟青公路旁的公示牌已改为秦山花园小区”。在传统民居消逝、乡村格局重构的进程中，高吉波既不抗拒现代化发展的进步价值，也不惋惜乡土变迁的必然消逝，而是以冷静的文学视角，完成对农耕文明缓慢衰落的温柔诊断，为一片土地的时代转型留存了一份有温度、有细节、有思考的文学档案。这种对乡土精神的珍视与守护，让作品从地理写作深入到地质挖掘，跳出风物记录的浅层维度，拥有了直击人心的思想力量，也有了超越时空的人文厚度。

## 四

烟火弥漫泰山，笔墨留存岁月。泰山上的烟火从未熄灭，因为它的燃料是真实的草木，映照的是真实的人心。它之所以能突破时光限制，被选入语文读本并长久留存，不是因为文笔奇崛、惊艳，也不是因为叙事跌宕起伏，而是胜在文字纯粹，赢在细节鲜活，贵在文心赤诚。通篇没有浮华喧嚣，没有刻意说教，只有一山清幽、一村暖意、一缕烟火和一颗敬畏自然、关爱生命、守护共生的心。它完整践行了高吉波的文学创作观，体现了独特的艺术特色。

高吉波说：“高僧绝无香火气，大师只说平常话。”“笔随功利，字必无根。”这是他近年客居福山西水亦村时，对人生新的哲思。他扎根乡土，静坐秦山深处，远离尘世纷扰，看烟起烟落，观人来人往，听草木呼吸，感人间温情，把对自然的怜爱、对人性的关怀、对人与自然共生的期许，全都藏在一个个长短句和一个个细腻动人的细节中。

泰山的烟火，不曾浓烈耀眼，却绵长不绝，温暖了岁月流年；他的文字，不曾惊天动地，却温润绵长，治愈了浮躁人心。这一缕秦山上的烟火，是自然的烟火，是人性的烟火，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烟火。它以关爱为根，以深情为脉，以本真为魂，暖了山间岁月，润了烟人心田，更留在了书香书页之间。其价值，以“乡土显微镜”的写作方式，完成了对农耕文明衰落的文学诊断，不仅是记录一片山的变迁，更在于为消逝的乡土精神留存一份带体温的档案。

心灵微品

□冯宝新

# 泰山上的烟火

五味评书

□王永福

# 散文的创作与鉴赏

——《散文时代》与《中国现当代散文文本细读》读后

近日，笔者将长期摆在书架上的两本散文理论专著《散文时代》与《中国现当代散文文本细读》认真地读了一遍，相互对照、受益匪浅，对现当代散文的创作规律有了深入了解，大开眼界。

《中国现当代散文文本细读》是国家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系列教材，《散文时代》是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，两本书都具有权威性，让笔者广开思路。当下，散文创作空前繁荣，涌现出众多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，作品专业和选集层出不穷，挤满笔者的书架，争奇斗艳。诸如《中国当代散文经典》《当代艺术散文精选》《中国当代美文三百篇》乃至《今文奇观》等，名目繁多，名家选集更是举不胜举，充分展现了当今散文创作的空前繁荣，彰显了散文创作的时代性和群众性。

散文这种文体具有自由、真诚、人性的特征，能给人带来心灵的关照、人性的温暖和前进的力量，随着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，迅速形成创作高潮。王剑冰同志应时而举，顺势而为，及时推出了《散文时代》这部鸿篇巨制，为推动新时期的群众性散文创作热潮摇旗呐喊，成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，一上市就被笔者收入囊中，认真拜读，进一步增强了笔者对散文这一大众写作体裁的深入理解。

《散文时代》在封面上开宗明义，向读者阐述了散文这一文体的特征，全面阐述了散文的文体特征和写作要领，富有指导性，大开读者眼界。

笔者在阅读《散文时代》之后，趁热打铁，拜读了国家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系列教材《中国现当代散文文本细读》，两相对照，进一步加深了对散文这一文体特征和写作规律的深入理解。说到底，散文深受群众欢迎，是因为这一文体的写作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，篇幅可长可短，能屈能伸。有人说“散文的可爱性是个‘自己’，可贵性也是这个‘自己’”，诚哉，斯言。扩而大之，可以说会写字的人都可以挥戈上阵，成为散文作者，至于创作水平高低，则另当别论。

散文的题材广泛，写法相对自由，天上地下、国事家事都可以成为创作内容。这种题材的家常性、随意性和自由性，有效地拉近了生活与文学的距离。其表现手法最忌格式化，如果文体形成格式化，就意味着散文写作走向了末日。

实践告诉我们，散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体，同时又是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、接纳百家、不断丰富提升自己的文苑“变色龙”，变化多端。正是这种通过实践不断改革变化的

特点，拓展了散文的无限包容性，使其成为文体中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的佼佼者。但也正是这种容易书写给了人们误解，好像散文创作没规矩，略通文墨者就可以随意而为，以至于如今的散文创作陷入了低俗化的泥沼。

为改变散文创作领域低俗化的倾向，有人提出“美文”创作的号召，引导群众性散文创作在普及中提高，迈向新的创作境界。尤其是散文创作将写人与事的纪实、与小说描写的想象性糅合在一起，进一步拓展了散文创作描写的空间。

我们的文学前辈沈从文先生，就曾将人与纪事的写作糅合在一起，增强了游记的文学性，为我们开了先例，树立了榜样。

总而言之，散文创作有容乃大。在探索前行的历史长河里，散文且战且走，在艺术探索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，在继承中发展，不断提高艺术性，一路向前……

